# 石匱書後集

# 石匱書卷第三十八

## 黄得功列傳 附劉澤清高杰劉良佐

黄得功順天人號黄闖子軍中呼爲虎將崇禎壬午爲總兵出守鳳陽逆賊張獻忠設伏擒桐城守將廖應登以重兵圍桐城半月得功提兵往救兵至即遁皖撫鴆之駐師練潭與安盧道張公亮飲酣時得功年踰六十披甲躍馬提刀以示勇悍由小坡下策馬行三五里至其營帳

高丈餘得功縱馬飛騰如履平地觀者吐舌後追賊將劉逵〻已越澗走澗濶數丈得功鞭馬一躍而過撞澗邊磐石劈折用左手擒逵 光帝賜之璽藥録其功封靖南伯甲申北變後帶兵南下弘光以史可法言收為四鎮封靖南侯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隷之經理光固一帶左良玉兵下蕪湖馬士英調得功兵截守上江屯兵太平府據浮橋為寨時值南京

有王子明事錦衣獄具處斬得功上疏曰　先帝身死社稷天下痛之太子二王俱在賊壘生死未知天下引領方望其來今聞王子至京無不舉手加額近傳爲假冒已成大獄即欲加刑臣一聞之不勝駭異　先帝太子已立東宮曾出講學在東宮則有東宮侍從在講學則有入直講官左右多人豈無識認奸徒雖閔不畏死決不以現在之性命博未來之富貴故人多疑

其非假今既云講官王鐸識認過矣侍從太監辨駁過矣錦衣衛刑部官勘問過矣千假萬假所不必言但臣謂真固不可殺假則尤不可殺勘問多官既知是假遲之一年太子二王一有的信則此人萬死莫贖斬之市曹與衆共棄人人快心萬一尚在狐疑不殺則是假還假殺則雖假亦真萬望 皇上留之詔獄待日久論定真假自明殺之未晩如或冒昧加刑臣即訓兵趣

闕以問刑官之殺吾　先帝半信半疑之太子
者諸臣其何所逃死疏上廷臣咋指相戒王子
明得以疑獄不死乙酉以破左良玉兵晉封靖
國公五月弘光與馬士英約逃士英先走弘光
誤走太平遂奔得功軍得[illegible]收之營中是時劉
良佐剃髮先降為清向導走報得功謂良佐不
忘舊主前來共圖恢復得功信之過浮橋與良
佐相見政下馬欵曲清兵卒至撤去浮橋首尾

不能相救得功上馬死戰其屍將田雄暗發一矢中得功喉鍬皮未斷得功大呼曰天乎天乎部下小子如此我事不可為矣遂拔刀斷其末殊田雄縛弘光擡送北京獻俘請功

石匱書曰春秋大尊王見假仗者而喜孔子所以亟取桓文也使縛芻為人名之曰太子猶不忍殺況王子明在疑信之際乎舉朝之人惟馬賊是媚渠曰非真則皆曰非真渠曰可殺則皆

曰可殺迺殺則雖假亦真之語反出是一武弁口舉朝之人不皆聾啞也哉

劉澤清山東曹縣人從黔撫王三善得官督府劉滄嶼授以總兵劉付遂與督府抗不受命既私出神山敗績守東平棄城走督府移檄捕之澤清急歸曹盡召曹濮之賊託以復戰為辭横招衛人朱東南欲先殺巡道索巡道及曹鄆諸縣數千金脅其先墓辭母而行意亦不免即作

賊所過殘毒遂入監軍太監高起潛幕中頓兵其下派守登州水門倚奄勢盡假諸帥火器及土囊且役使諸帥吏日為守東兗道陸夢龍不可而止澤清雖桀驁而脇朐不敢近賊一步又不諳火器孔有德從水門出入如家皆澤清之罪也後河南流寇竊發詔澤清移鎮彰德澤清逃歸上疏自請兼轄曹兗德州河間等處俞旨優荅之澤清歸曹東人震恐撫院恐有變急撤

兖東道陸夢龍往曹州料理夢龍至曹見巡道謝肇玄時曹縣城門晝閉夢龍至始開門巡道治觴款夢龍席間報澤清將至夢龍素不飲故久坐以鎮之而肇玄趦趄甚惟恐夢龍不即去而俾不得往迎澤清也夜漏下澤清坐公署無氣色遣一役叩首進間云因公會不敢謁當俟會散以覘二道肇玄踽踽致不安夢龍置若罔聞飲罷澤清先令人私見夢龍中軍云欲上謁

恐不荅拜夢龍知語中軍曰往来常禮也何不
荅之有肇玄先拜澤清澤清先謁夢龍夢龍不
啓門傳云俟頃間當荅拜既荅則語澤清曰君
欲建功名當守登何歸此爲曰將歸娶夢龍讙
之曰君鬚髯如戟尚無壓寨夫人邪又謂之曰
君真錦衣晝旋矣須令鄉里稱爲善人時澤清
携賊数百環左右皆導然次日澤清歸曹縣肇
玄盛爲臚餞祖之而行壬午北兵至臨清澤清

縱掠臨清奔馳南下甲申正月左諭德楊士聰
衛胤文入直語閣臣曰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
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揭上封澤清
為東平伯詔與吳三桂入衛京師召之不至三
月國變澤清潰至淮安史可法請設四鎮遂晉
澤清東平侯轄淮海駐淮北海邳沛貢一十州
縣隸之經畧山東澤清造第於淮安規模壯麗
上擬王府兵丁恣肆百姓苦之乙酉北騎渡河

南都失守澤清擁兵登萊舳艫數萬盡為颶風所漂沒無餘澤清投誠清朝羈留旗下曹縣起義多澤清宗人遂縛澤清斬於西市

高傑陝西人有驍勇名稱翻山鷂與闖賊同影闖賊掠得邢氏以其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與邢氏通挈之來歸陝督洪承疇受其降撥付賀人龍麾下人龍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總任殺人龍以傑為總兵與白廣恩為前鋒

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潼關不守傑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刼掠抵揚州揚人罷市登陴死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騄集衆議事江都進士鄭元勲與傑善為言當事請放高兵入城衆譁甚指元勲為高黨謂不殺元勲城不可守遂段斬之城樓傑恨攻益力史可法曲解之久之移鎮瓜州始罷兵隸傑可法標下為前鋒總兵官會鎮江守將于永綬與浙兵

關殺浙守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邉兵焚民居數十里邉兵有云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為鬧命赴史可法軍前核治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〻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黄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為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覩史可法分派汛

地迤封傑為興平伯充総兵官轄徐泗駐泗水
徐泗宿亳豊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傑發総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叅將蔣應雄許
占魁郭茂崇李玉赴徐州防守甲申十月閣部
史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清兵入宿遷可
法救之回按營去遂檄高傑抵徐州先是河南
巡按陳潛夫探得清朝於十月發兵一往山西
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將從孟縣過河傑與

劉澤清書云清朝發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寔七八千齊駐濟寧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彼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為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闖傑遣使遺清肅王書約與合兵勦闖云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於心大仇未復山川

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閔東大兵能復
我神州奠我　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
朝使謹賫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
答高厚萬一茲逆闖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係
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
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膽惟以殺闖逆
報國仇為汲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
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

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　先帝則傑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頂祝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腔積懷無由面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歸會師勦闖始終成貴國恤憐之名且逆闖凶悖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

有在三百年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而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下矣若第欲合兵勦闖其事勿與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先是清朝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傑勸其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茅土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墻崗力

脩禦時有徐州逋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引兵渡河偽投傑降傑誘斬之收其衆加傑太子太傅清兵至晏鎮别由濟寧南下又從睢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史可法傑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都督陳洪範南還稱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爲傑至汛地胄蜜防河都督李際遇降清河洛單薄史可法議出兵圯上爲　先帝報仇傑請先往乙酉

正月統兵而北傑兵多闖賊舊部殘殺一過血流数里至是號令肅然不許取民間寸芻粒粟於是人人嘆羨謂其改行為良將也傑臨發謂所知曰吾此行必破潼關梟李賊之首以報天子吾相諸宿將惟許定國可與同事吾往睢陽約與俱去所知曰許定國素強梁且有二心公勿往傑笑曰吾亘折簡使之何害及至睢陽定國負弩矢郊迎盛宮館厚儲張筵入城為好會

傑欲以信義服之駐兵城外數十里輕騎赴會是日平旦入城既就館傑與定國約毋居睢陽率兵隨我西行我且誡部將敢動搖汝者斬定國唯唯傑又曰吾且日移營儀封竢衆未備尒先往為我理之定國復唯唯傑心易之飲酒醉卧定國命諸將以酒食邀傑騎從者脫甲盤桓而猝引壯士數百就其牀縛傑傑驚起所格殺猶十餘人遂被縛夾以飛騎夜馳河干欲引與

俱北傑大罵不聽定國怒遂殺之親丁遇害者過半餘衆潰還定國奔清加監軍衛亂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傑妻邢氏率子高元爵請卹弘光命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為提督弘光以興平有子朕豈以兵馬汛地遽授他人不允黃得功復來與傑爭揚州弘光諭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汛東顧設鹵渡河罪將

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田汛加李本身太子
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中權總兵揚承
祖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
後勁總兵李翔雲赴隻清右協總兵胡茂貞左
協總兵郭虎赴泗州駐防劉良佐見傑死欲併
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澤清得功又
合奏高傑無寸功加恩太重臣等不能相安而
寧南侯左良玉有忠亂將同壓邵之疏九江總

督袁繼咸亦有興平有可念之勞之疏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廕一子錦衣衛百户從優議予祭葬

劉良佐陝西人驍勇善戰好騎一花馬遂號曰花馬劉北變後兵潰南下弘光以史可法言封為廣昌伯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清至先降良佐坐帳中躬先剃髮勒其部下將士立時剃髮髮如山積清以良

佐為総兵官提兵至姑熟説降黄得功得功墮計自刎良佐與田雄獲弘光獻俘京師留旗下遇缺擢用

石匱書曰我明受流賊之禍烈矣吾謂受流將軍之禍更烈於流賊何者盖四鎮之潰兵不到則淮揚之藩籬不破姑熟之堵兵不出則呂梁之北騎不來花馬之間諜不行則黄闖之咽喉不斷國家大禍無不以四鎮釀成而厥後四鎮

身死數十萬驕悍之兵俱變爲難粗令四方受難兵之害者猶是四鎮之餘孽也其流毒可勝道哉

又曰四鎮逃兵也而靖南守鳳陽不得與逃兵比四鎮賊也而靖南兵爲土著不得與賊比四鎮叛臣也而靖南死於忠烈不得與叛臣比則是靖南已自拔於四鎮之外而猶列之四鎮者志異也且以志失也志異者以四鎮之中而有

靖南則四鎮之不爲靖南者得不見而娓死志失者以史閣部之設四鎮不設於山東河南乃設於南畿數百里之内此則閣部之第一失着故不可不記之也

# 石匱書卷第三十九

## 丙戌殉難列傳總論

自古中興之主難於開剏開剏之主利用緩中興之主利用急開剏之主利用仁中興之主利用義開剏之主利用冷中興之主利用熱葢國步方改祖宗恩澤及故主悲思離黍閔情銅駝在念止爭俄頃故中興之主全在急起收之如療病者人雖顛沛氣在咽喉一提即活若置之

倏忽日冷日淡日遠日疎此機一失綠索都散即有駟馬不可復追矣魯王之任魯也所供者数王廠之籽粒所給者數千石之俸粮見兗州太守如見師帥對兗州鄉官如對神明一旦監國於浙東之八府冠蓋鱗集稱臣朝請皆　先皇帝之宰輔公侯尚書科道昔日聞其名如日辰河嶽不敢攀附者一旦而為吾之奔走使令八府数十萬之錢粮昔日　如天姥桃源夢想之

所不至若一旦而為吾之輓輸庫藏其心已足其志已滿祗須清兵一日不渡錢塘則吾可享一日之富貴稱紹興為京師稱蕭山為邊塞費長房縮地於葫蘆錢唐衣帶水以外非吾所知矣故一味孱弱一味瀟灑兵馬錢粮毫不經意止與一二文人　士飲酒賦詩彈琴寫字盡其所長不過為太平盛世一樂善好書之賢王安問中興安問光復哉故朝中諸大老與江上諸

藩鎮皆以虛文聊應故事燕雀處堂不知隣火之將燎其室也長江一帶燈火烽燧盛張聲勢如虛弱之人而反見洪大之脉石火電光一見即滅更有何術可以羈留歲月哉北騎暗渡魯王明走澥門一出遂如斷梗浮萍不相接續遂浪隨風尚復有何底止耶故殺身殉國如王武寧張永豐其精忠俠烈與張世傑之在崖山文文山之在柴市何足多讓而其次如曹學佺

袁繼咸輩在籍在官成仁取義尚有多人亦足以見我　高皇帝三百年深仁厚澤之所貽

烈皇帝十七年宵衣旰食之所報矣是歲魯亾唐亦與之俱亾今歲丙戌殉難之人半屬隆武蓋總見吾浙閩之人原只為　高皇帝起見孝陵在邇屬望中興寔未嘗分唐分魯也

袁繼咸字臨矦江西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山西提學僉事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奏繼咸

不職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與孫振並逮訊得白父以物望所歸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楚分信節竹西界時大帥左良玉逆令督師楊嗣昌尋致獻賊陷襄陽朝廷乃逮繼咸襄宗民數千人伏闕號上感動得以夜郎壬午遣戍所以原官召理河北屯牧遼寧南避賊襄節東駐池皖總憲李邦華約與勤王繼咸便道責良玉以大義卽川黔餉十四萬與之驕止于是內

閣吳甡䟽請繼咸權爲潯督勦賊方圖武昌急繼咸不待敕命詣皖要良玉西援良玉逡巡繼咸將陳可立三百人先行良玉乃發方國安等五千人為先鋒而自率大隊繼進武昌陷賊疑李自成欲入楚便走岳沙良玉復蘄春治昌諸縣至是繼咸乃力陳河北不屯狀上不聽甲申新楚督呂大器與寧南不協復請繼咸督潯時有左良玉世鎮武昌之命繼咸以為左驕宜聽

督臣調度否不爲使四月北報急掌科左懋第來視楚師遇于潯懋第欲以楚事俾繼咸督鄖鴻逵之師北勤王未發而南都正位先是史可法有立福藩五不可之說馬士英持是書制可法又欲大掀阮大鋮封高傑而姜曰廣與可法皆不可繼咸亦爭之力時二鎮高黃互鬨忻城伯趙之龍云此宜馬貴陽一往上曰果然士英不肯可法乃自請出督繼咸勸上親征且盛言

寧南侯良玉驕蹇狀上無如何以繼咸爲總督
江楚應皖等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繼咸疏薦劉宗周黃道周吳甡揚廷麟葉
廷秀力辭加恩乃還潯時良玉接監國書不拜
令軍容何志礼御史黃澍入賀覲朝廷澍劾馬
士英十大罪至廷諍天下咸是澍士英酷欲甘
心澍遂有楚宗室盛濃武弁周維緐等承士英
指劾奏澍贓穢無数詔逮澍時輔臣姜曰廣爲

鎮臣所嗾引病去繼咸爭之不得因上内治六事疏規切上躬復因元旦力陳三案不宜追論反釋定策朋黨將連之獄勸新恭蔡奕琛不宜修怨滋多又疏闖敗清必有爭江南請假督撫權以用左不聽求去不許當是時李賊為清吳三桂所敗走秦復逸楚良玉戒賊遣有偽太子王子明事無不恨士英則以為真太子諸鎮辭体三月澍乃勸良玉以兵叔君側因釋楚賊計

兩便遂為檄數士英之罪繼咸與焉四月良玉以兵至九江招繼咸語次太子事為大哭因偽出太子密諭劫諸將諸將入城焚掠繼咸大驚曰是亂也良玉疾方劇哭曰余負臨侯笑嘔血死秘不發喪良玉子夢庚自為留後則清師已陷泗州矣繼咸密上書請以兵固江上衛神京兵部張捷黨士英中阻之得嚴旨詔遣靖南侯黃得功等禦左兵上流夢庚敢遂密通款于清

清令冷大人者招継咸継咸欲投水不得方自
縊監紀余有灝覺而活之八月至北京猶明冠
服就館清令劉學士致辭再三必官之継咸執
不二之義甚烈劉又曰即宜與諸鎮同朝継咸
曰明服何朝劉曰即不朝柰何闕古有所爲商
齊者公安爲之乎継咸意清以逸民待之曰古
盛世亦不辱二子之志次日劉復強之継咸曰
不忠之臣清何所用之劉語塞于是内院寧勒

剃繼咸繼咸曰某壘臣非降臣無朝見禮甯怫然越二日改別館衛之以卒晉門人任清仕籍者涕泣勸之堅不從偶清御史盧傳者疏繼咸可用繼咸優辭卒遇害

吳易字日生南直吳江人祖山禮部尚書易有文名以天下為己任登崇禎癸未進士方謁選兵部主事明年賊勢急有僧知一者道行堅能言禍福易就問吉凶僧曰公思功名果出自有

便可草〻若果朝廷與公則有一個字撇不得
易是之頃之間駕崩易削髮欲為弟子僧曰非
我徒也叱去易悟潛歸而南都正位因著恢復
中興四議具見忠悃將具疏上之間奸相馬士
英方用事不果上撫卷太息曰吾不知死所矣
乙酉五月南都陷清兵直抵武林時為薙髮所
激三吳競起易遂練舟師于太湖江東號吳兵
最為矯勁出沒不常清兵饋道多被阻絕表于

監國魯王請為內應因薦諸生呂宣忠可任總戎授易蘇松巡撫卬御史繼聞越中誤從閒諜遂寄號遺諸生婁寶謨上之幸不墮其計中困懸長興伯以待易丙戌正月復吳江殺知縣孔五月復嘉善殺守將王及越師飢潰易之舟師尚漂忽不解然易每潛陸地不至其軍清懸賞三千金購易有小將孫玉章賣易請賞誘至孫家坟通清兵縛之以敗舟潛載入抗易將陳繼周天

等疾以兵追竄不得乃執王章父子活燒之易謁清督張存仁不屈久之被難陳継周天年見殺

鄭為虹字天玉初直隷歙人幼敏慧長深沉好古壬午舉南闈明年與伯父元勲同捷春宮授廣東昌化令會國變不果任弘光中改授浦城且之任父元化與之千金誡勿染浦一錢為虹敬諾浦無官驛遞差應日煩民苦之為虹力爭

得脫盡謝常例溢額曰父教之也時多盜團練
鄉勇傲宋錦琦魏李崇意行之唐王正位于閩
知其賢擢為監察御史浦民號于道遮留乃以
御史駐浦巡視仙霞等關丙戌加移按上游仍
兼舊事六月紹興失守鄭芝龍盡撤關戍、單
八月清兵入閩執欲降之責羅髮為虹曰負國
不忠負祖不孝髮在見志旋責餉急為虹囊無
一錢黃髮李石鐘等數千人號伏頓代輸己御

史命為虹叱曰即死無煩等意清貝勒知不可奪曰鄭御史真忠臣當成其志押城下則給刑者有金錢其囊得賜若刑者喜至處縛稍寬則奮躍奪刀刺刑者不中援自戳其胸不死遂見害年二十有五是時從死者為中軍游擊張萬明及萬明子翅鸞而兵科給事中黃大鵬都督洪祖烈咸共事仙霞一日死之大鵬與為虹先後出文正劉湛陸之門初四鎮時欲入揚州自

保百姓惡之誤以元勳為傑謀群起殺之最慘

子星能詩古文

黃大鵬字搏子建陽人登崇禎庚辰進士授龍游知縣隆武正位閩中陞見稱旨擢監察御史督守浦城扁仙霞嶺清兵下浙鄭芝龍盡撤仙霞守兵清兵竟踰嶺逹浦：單不能固大鵬無如何端坐堂上索飲極醉須臾城陷卒報清將者曰黃御史尚高座飲酒清將叱呼大鵬來大

鵬使酒嫚罵曰清人来謁我、明御史此膝留在未可往屈己擬必死故作狂突遂縛去罵不擇言竟遇害

王士弘江西臨川人崇禎庚午舉人除武授吏部司務陞延平府知府丙戌八月貝勒兵進延平除武先一日走汀州士弘方督造銃船給散守禦衣粮貝勒軍由西朝門傳箭索收府印士弘懷印正衣冠自經於衙署

胡偉江西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仕閩授湖廣道丙戌信州陷執見金聲桓罵不絕口聲桓先割其耳鼻罵愈厲再斷其舌血噀聲桓面聲桓大怒斬之章江門

周定仍江西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仕閩授監察御史丙戌巡視信州王得仁取信州兵薄城下定仍猶坐堂上理案牘若為不知者比兵執之驅至得仁所不拜得仁令棍斷其脚蓋踞地

謾罵僕係其毋夫人妻妾環向泣諭終不為動

囚於獄尋釋之自經於西門官倉梯

吳聞禮休寧人崇禎癸未進士入閩為都御史

閩城陷聞禮被執不屈死之

余應桂都昌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間為湖廣

巡按御史時巡撫盧象昇陞七省總督薦應桂

自代遂以巡按超陞巡撫甲申回籍南都陷應

桂起義都昌堅守四載戊子兵敗積薪自焚廣

髮皆焦不死投井又不死父子被執不屈死之

吳炳宜興人崇禎己未進士仕粵西爲永曆閣部守衢州城陷被執不屈死之

俞元良號毅維浙江海寧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沁州知州未之任乙酉六月清兵至杭海寧令林涇以印付其貳去涇甚得民元良欲留涇有所事城守顧諸邸爭郊迎涇不果留元良亦旋隱去閏六月嘉湖民兵起清將黃千總者驍滿

人也率精兵数千屯崇德為咽喉千總欒巨弓被鉄甲當五六十斤爭利必先得時海寧百姓奉衛指揮姜得臣等為盟主而朱大綱蔡更生等皆以勲衛同事聘僧顛石為先鋒顛石吳人避仇為緇流敢未嘗習武嘗以天旱自請登坛禱雨截其勢口嚼噴之雨為至於是負而斧送三百餘人猝至崇德西關清兵坐臥不為備猝礟擊三五騎傷明日以千總必攜海寧顛石漫

與數驍勇率百餘人伏長岍湫處千総果引三百餘騎趋長岸七騎最先顛石起突出馬驚千総驟發一矢中顛石左肷顛石勇負痛伍砍千揔不中丶其馬馬半截顛千揔仆地時六馬皆反走不為救千揔步不習故運刀遲顛石手起裂其頷千総弃大刀攄地拔所佩小刀丶未脫鞘顛石近更一斧持其頭時百餘人縱盡殲六騎其三百望風馳還遠近聞之三四百里爭較

奔援海寧是時兵科熊汝霖起義與鄭遵謙合防海行收兵敦請元良為督翁元良許諾因請加原衛世爵千百戶各一級使分領其衆七月汝霖兵輕與清逆戰大敗翁家埠而縣無賴奸作乃陰告清道里及城守狀須為向時姜國臣等師次翁家埠結陣以待既合清兵故小却國臣等進擊之輒走退去明日五鼓清兵大隊間道掩至城下千戶蔡吏生屯北門戰不利身中

数箭死而守堞鄉兵驚弃堞清兵以肩承足層級跨城上元良但主餉身不設衛城既陷猶自謹管鑰曰此何之有抱公事死耳清兵蟻入刼虜元良不與遂見害并殺其兄伯昭子諸生某其初匿去嗣聞父被難號出見害於父尸之旁家人無完者千戶朱大綱投井井淺未死家人起之憤復擲下死城內外被殺千人溺死婦女百餘人被刼婦女三百餘人先是前六月雨雪

縣之雙廟巷積盈指許全是城陷而敵令林空
起義于其鄉事不成見殺
霍子衡字覺商廣東海南人萬曆丙午舉人霍
文敏公韜之裔也久不第就教歷户部司務升
員外出為袁州知府乙酉清兵破袁州单身逃
帰明年丙戌唐王正位廣州起子衡太僕少卿
無何廣州陷子衡朝服北面再拜畢率家人從
容辭祖廟若將遠行者夜寘酒飲家人慷慨盡

醉明日公服過隣人言别顧死舍後水甫出户長子應蘭至隣詫子何為曰吾死吾父應蘭出其弟應荃至應荃出其弟應芷至皆曰吾死吾父隣人大驚偕其妻即視之見子衡與其家人十餘輩環坐舍後池畔則呼隣人坐語歎、無异常時俄傳清人至其里隣人急去子衡先赴水妾莫氏繼之次子應荃與妻徐氏繼之季子應芷與妻區氏又繼之長子應蘭後至蓋應蘭

大書庭中世受國恩義不臣爲臣死忠爲子死孝闔門盡節以報君恩大明太僕寺卿霍子衡男應蘭書畢出問大人如何見已立水即入水扶持他隣人已剃髮如清制乃將來救應蘭詬曰毋陷我不義復牽其長女汝不死必污賊手遂相牽沈水應蘭之妻梁氏有娠隣人救止之得不死最後奠之婢十齡亦倉皇赴池死蓋霍氏一門死者九人蘭荃皆邑庠生蘭有二子

荃一子存並無子其族子師連嘗師事陳邦彥除武中弁文業以義師勤王授游擊尋加付總兵廣州陷師連以兵偽降得守三水邦彥兵起為邦彥誘殺清校數十人從攻廣州後守清遠柵戰敗以數十騎走四會為清兵追及見殺

石匱書曰甲申變後臣子為明立福立魯立唐立桂不久旋亡竟有何益然宗社一日尚存則人心一日不死文信公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

無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故匡山秀夫天章世傑紫市天祥皆是大宋忠臣何得以難易遲速優分高下哉